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臧宣叔備齊

元年春爲齊難故作丘甲〔杜〕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句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杜〕晉地與晉侯盟懼齊楚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林〕修賦車馬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

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也【林】解

魏禧曰文止四十一字而三國情勢燎然何等筆力此爲戰國諸策之祖然國策遜其高簡

葦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杜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此闕疑易知也經書中儘有不可強通者闕之爲當彭士望曰讀古人書有三要曰論世曰逆志曰闕疑○初石成子欲還及敗而身禦齊師賢者舉動每如此稷可謂不媿其祖矣石成子杜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杜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杜]止此為禦齊師　且告車來甚衆[杜]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杜]衛地[林]齊師知衛救至乃止不敢追新築人仲叔于奚[杜]守新築大夫救孫桓子即良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杜]賞于奚辭請曲縣玄[杜]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步干反纓以朝許之[杜]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杜]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彭士蒼曰克鑒邲不和而敗故力求和以期必勝

乞師皆主郤獻子。[杜]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杜]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杜]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無能爲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杜]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杜]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杜]代趙朔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林]臧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且爲向道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韓厥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須看其罪何如若罪可殺則救爲奸法不可殺則厥之斬

爲非知其非以爲無及而使重之是人之枉衆者一屈不可復申矣後世士大夫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幸先事殺人以徼其旨則皆分謗之說啓之也然遇事勢亦間有可行者○韓章曰曰救曰徇反覆倏忽何以爲軍政蓋事在公者其氣直事在私者其情曲克以婦人之笑濟河自矢吾欲逞志而牽帥諸大夫不委曲以深結於心則不可以得其衆力是故馳以救之者市恩軍士也既斬而速徇者懷私軍佐也甘若休戚以示其相共相恤之意然後可以使之劾衆而爲我用雖然鞌之戰亦君事也克以國法正君事何爲不可而顧曰分謗則亦止於分厥之謗也況不可分乎

師從齊師于莘〔杜〕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音摩笄音雞〔杜〕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

晉師和銳如此以當驕狂之齊安得不勝穆文熙曰張侯數語

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杜】擔也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狥齊壘【杜】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杜】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杜】齊地去齊五百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林】馬不被甲而馳晉師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杜】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

能令創者復起將兵家作氣之法

此戰全以勇銳勝利無兵法着數必之戰幾亦如是

殷。於閑反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杜]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污車輪御猶不敢息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杜]以其不識已推車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杜]殿鎮也 擐。患[杜]貫也 甲。執兵。固即死也。[杜]即就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孚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林]郤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并軏馬轡右手援鼓枹而擊鼓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林]繞華不注之山凡三匝 韓厥夢子輿[杜]韓厥父 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杜]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郈夏

曰、射其御者、【林】邴夏以御者居中故以韓厥爲御欲射之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杜】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杜】隊也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其毋無張【杜】晉大夫喪車、從韓厥、曰、請寓【杜】寓寄也乘。從左右、【林】張欲從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於後。【杜】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勉定其右。【杜】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姜希轍曰此節欲叙韓厥追齊君不知丑父易位之事先下射右斃于車中一語繼下韓厥俛定其右一語則不見易位不煩中說已自曉然文筆之妙擬於化工矣逢丑父與公易位。【林】逢丑父爲車右見事急故易位居公之處將及華戶化反泉、驂絓卦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轏仕產反【林】臥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鍾氏曰紀情態能事祖此措不得為負人之見乎

推車而及【杜】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張立反馬前【杜】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杜】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林】丑父代為齊侯故詐使公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欲使公因而走逸○彭士望曰厥亦昧此時豈容人下車耶鄭周父御佐車【杜】副車宛茷扶廢反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杜]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報前厲後在此一舉然喪敗之餘爲此最難足見齊侯之義而且勇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出齊師者謂挺身出齊師之前則將士爭護齊侯而不敢退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杜]狄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杜]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杜]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杜]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按可若何正恐夫不得免意在言外婦人羞於問夫故爾如穆氏言竟不言及夫而乃惜餘人尚得為賢耶乃奔。[杜]走辟君齊侯

輕勇人一敗塗地不能自主如此

以爲有禮[杜]先問君後問父既而問之辟壁司徒之妻也[杜]主壘壁者予之石窌力救反[杜]邑名令山東平陰縣○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杜]邱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彥玉磬與地[杜]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林]客謂晉也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杜]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杜]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晉不說君母他偏說君母漢高吾翁若翁之言祖此而漢高語全市井氣故不可訓○漢高之對論者紛紜守理者全非之策事者全是之皆未得其平蓋其得在吾翁若翁而失在分一杯羹若曰吾翁即

皆以王命先王壓之而引詩以爲証

若翁汝欲烹若翁吾其如汝何則善矣○彭家屛曰漢高祖索羹之言雖屬悏捷究乖綱常大義使項羽一聞此語遂烹太公於俎上遂分杯羹以予高祖隨執此布告天下曰漢王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身負殺父之名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高祖之口出大言以吾親輕于一擲其對此不及遂甚矣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杜 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

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杜 不以孝德賜同類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杜 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杜]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杜]禹湯大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杜]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杜]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道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杜]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林]畏君震動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杜】火餘木背城借一【杜】欲於城下復借戰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杜】諫郤克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杜】齊歸所侵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杜】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林】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汶陽之田本魯地爲齊所侵公會晉師于上

三帥讓功詞意各各不同各有情態欽禮曰鞌之役請卿

鄭地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林】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杜】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杜】士會也文子之父曰無為猶言何為獨後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杜】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勞三帥句三法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杜】范文子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杜】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

皆讓見晉之復振鉄之後諸臣皆許見晉終衰

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杜 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勝齊○欒丘維屏曰以前極力摹寫齊敗晉勝至後以齊處敗而賓媚人能執禮以自奮晉處勝而諸大夫能推功以交讓二事收之寫局面轉易處意境便自暗換古人序事文字之妙如此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所留切辭于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之乃與爲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也笄簪也

韓范曰齊雖敗而有氣故其國不亡

彭士望曰比讀春秋傳至成襄之際范武子之杖擊范文子之戈逐孟獻四子之事子國爲戮之語而嘆古人家訓之嚴國俗之厚不可及也才慧子弟不患其英銳不足而患其發露無餘怙才以滋罪賈誼之氣不平王勃之名太著尚致夭折他可知也爲父兄者困之於獨以斂其才辱之於衆以柔其氣則器有善藏而鋒以時用彼匄之知禮僑之追盜燮之居後而不伐佗之改行而爲儉其所以大有造於子弟則

父兄之爲也而吾尤感於季文子之待佗矣示之以德榮華國之言廣之以衣食麄惡之念優之以度而不怒措之於辭而甚和而猶必以告獻子焉及聞其改過則用以爲上大夫不私其同官之子而卒磨礲之俾國家更收一人才之用大臣用心當如是矣夫佗之才非有及於僑爕也文子告於其父囚之七日而共儉以終其身曾不憾文子而深仇之而更師其行古人之中才猶足以爲今人之上哲淳風悠邈可勝慨哉

彭家屏曰嘗讀内傳鞌之戰而知韓厥之忠且智也齊師既敗齊帥逢丑父見事勢危急與齊侯同車而易位韓厥及之執縶馬前再拜稽首是已明知其為齊侯矣丑父貌為齊侯詐使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齊侯因以得免說者以此譏韓厥用智之疎豈知厥之用心者哉夫兩軍之前死生存亡判在呼吸何暇取飲其取之必詐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即不知取飲者為齊侯而既與侯同車必齊之上佐也豈有聽其下車遐去之理其聽之去也蓋明知其為

齊侯而若爲不知也觀丑父就執之後齊侯三入晉軍以求丑父狄衛之師皆陰衛之而不敢加害是兩國之卒皆識其爲齊侯矣以厥之智烏有不知反出狄衛徒卒之下哉其若爲不知而聽其逸去者何也齊東諸侯之大者也執大國之君辱莫大焉齊人必另立賢君而致死力于晉非晉之利也且晉之所以屢軍中原者特以求諸侯而爲霸主耳非有强秦兼併之志也既不能滅其國有其土徒執其君何爲若執之而歸將焉處之其殺之也亡國之君等乎匹夫

殺之是殺匹夫也以匹夫之故而名兵智者不為也其返之也返之必報也不返亦必報也將無施而可晉向者嘗執衛君矣今又執齊侯是動衆諸侯之怒也堅大國之仇結天下之怒何以立國此厥之所以聽其逸去而不重為晉國憂也其不直其為齊侯者何也既已直之非厥所可釋故丑父而齊侯之則齊侯之執而獻之可也甚矣厥之忠于謀國而智于處事也厥後鄢陵之戰厥將及鄭伯而止而不前曰不可再辱國君其此物此志也夫

王維屏曰用莊輿語

又曰用史筮語

楚共王不錮巫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杜：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杜：巫臣爲申縣公）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杜：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杜：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杜：陳靈公也）戮夏南（杜：夏姬子徵舒）出孔儀（杜：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杜：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又曰用計謀語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杜宣十二年邲戰在其子黑要杜襄老子烝焉巫臣使道導焉曰歸吾聘女杜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林巫臣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言其夫襄老之尸可得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杜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杜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杜荀首佐中軍與鄭皇戌相善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杜王子楚公子穀臣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杜〕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杜〕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杜〕申叔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杜〕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杜〕郤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杜〕晉邑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林〕欲以重幣賂晉禁錮巫臣勿使之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聘而盡室以行國中無識者何耶）

（大畫大識）

稷之固也所益多矣【林】諫君之忠足以益覆其淫奔之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杜】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〇晉錮欒氏而齊侯不服雖聽於會而陰保之且公然伐晉矣於此益知楚共之賢

呂祖謙曰考之共王年才十有三耳其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然雖知巫臣之無罪而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召敵生患又未嘗不深憾之矣

魏禧曰人之納諫求有益於已而已安問其人之賢否哉吾見朋友中有聞直言者曰汝身行何如而以

責我也其失人失事不可勝數矣夫有已而求人無已而非人者此進言者所自盡而非聽言者之代為盡也共王之量與識為不可及矣

丘維屏曰巫臣一片佞智用在淫冶處看是一色人一樣事體便有一段論說中情中理忽有一個申叔跪曉人於閒處看破歸結共王社稷之固也極鄭重莊語去看左傳點次作一篇文字處是何等手段

彭家屏曰夏姬一婦人耳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殺黑要滅巫臣之族致吳叛楚有入郢

鞭屍之事真人妖也詩曰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不信然哉

楚歸知罃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杜：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杜：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

而死且不朽只言歸而正法死得不死其舊註作戮恩不朽非

春秋時賈人多有鄭則致見焉○莒不業祖此獨不能學其通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林]得請而以戮於知氏之宗 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杜]君不許戮 而使嗣宗職。[杜]嗣祖宗之位職 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杜]遇楚將帥 其弗敢違。[杜]言 也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褚裝也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

四字妙

齊一番遂至誠款盡緣初心之公私本異耳

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杜】傳言知罃之賢

魏禮曰此與重耳答楚辭意畧同然知罃之言是文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子也自宜遵晦弢鋒以保身濟事知罃俘執囚臣也自宜著節明義以重國慴仇

禧按罃并不作辟三舍語爲晉臣者理合如此

彭家屏曰知罃之言強直而楚共禮而歸之益以見楚共之賢也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不信然歟

季文子不叛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杜]言將不長壽也後十年陷厠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杜]詩頌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林]晉侯之受天命在得諸侯而為伯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林]成公以朝晉不見禮故季文子曰。不可。先識其不免此言其不可最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杜]周文王太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凡結交附托俱須識得此意如金日磾契苾何力者古今幾人哉

晉遷于新田

晉人謀去故絳。杜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荀瑕氏杜古國名之地。沃饒而近盬。古杜盬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兼太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杜路寢之庭○大事必能人獨斷然須慎其人否則偏聽生奸獨任成亂矣歐陽修爲君難論不可不讀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杜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杜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治僞反杜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之疾。不如新田。杜今平陽府絳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疢。杜高燥故有汾澮以流

為道振救建都立國必擇水深之地韓厥之言即周公卜瀍澗之遺謀也

其惡。杜汾澮二水惡垢穢也且民從教。杜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此語正近。寶。公室乃貧。杜近寶則民不務本〇此語奇然並是至理從來建國之利未有言及此者真有學問有識見之言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魏禧曰余最惡堪輿家風水之說流毒萬世具論改塟其世子中然余不信陰地而信陽基其說何也陽基以生人受生氣故盛衰相因陰地以朽骨受生氣豈能及子孫乎是以燥土人剛濕土人柔土沃而木蕃土瘠而草衰此以生氣受生氣之可驗者也人或

死於水或死於火暴露郊野骨肉塟人獸之腹而子孫富貴蕃衍者此死氣與生人不相屬之可驗者也今有木於此生於瘠土枝葉憔悴移之沃土則枝葉茂盛以木之生氣受地之生氣此無疑矣有木生於東岡分其蘖木種之北阜及東木既枯乃謂瘞東岡之枯木於沃土而可蔭北阜之蘖木使蕃盛有是理乎嘗讀詩書如周公之澗東瀍西公劉之度陰陽相流泉斯干之竹苞松茂定之景山與京從古聖賢皆擇陽基而並不言陰地使陰地之說有之則古聖人

天縱聰明仰觀俯察無所不知而顧不知此耶諸子世傑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此非有殷河水之患又非如洛邑道里之中而舜禹不因堯都文武數徙其故何也曰是不得而考矣其不便於國與民而後出於此與然地力有衰旺如樹穀木必休之而土氣始厚天子所都公侯卿相之所萃百貨萬寶之所湊萬國舟車人馬所奔走故地力不能以常旺譬如樹當春夏開花結實璀璨的灼發皇殆盡非有秋冬之收藏則不可以更發

此趙過代田之義也然而遷都乘旺氣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古者天子宮室卑朴嬪御有數師徒不煩供億有度雖數遷而不勞民不傷財後世若踵而行之則地氣未乘而民力已殫福未至而禍先發矣故遷都之不可行於後世與巡狩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國家非大不得已惟以衰旺聽地力而已矣

欒書從衆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杜]鄭地○今河南魯山縣東南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杜]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杜]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彭士望云晉戰爭于諸趙肉食紈袴何知國事請於武子。[杜]欒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杜]荀首中軍佐范文子。[杜]士燮上軍佐韓獻子。[杜]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令善也註作號令非成師以出。[杜]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

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杜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千古定論○按林言所見皆善鈞等如一則以其衆而從之○或云從善等於從衆一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千古妙論○士望云如此看衆字與蘇子瞻思治論衆字更相發明○又云敬德之聚善衆之主是春秋時人理學從之不亦可乎

魏禧曰欒書之從衆屈建之不薦芰子囊之謚王以

共仲幾之甃元公如先君公子閭之讓王桼巴西之
放麑皆反經而合乎義者

二怨皆在前而今始報者恭王在則不敢共王歿故横行也

巫臣通呉晉

楚圍宋之役（杜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杜楚二邑）以爲賞田王許之（杜取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杜言申呂賴此田成邑以出兵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杜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杜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杜以夏姬故并怨黑要）○此爲妾及黙烝夏姬之罪可償也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

彭士望曰楚臣修怨之始楚士多死而剝悍巫臣其罪責也

與王子罷皮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杜子重子反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古今第一妙尺牘只二十三字而意盡語狠勢長巫臣請使於吳。奇著狠著巫臣、獨能見到此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杜壽夢季札父林先是吳人自安僻陋未嘗與中國相通至是巫臣欲借吳因楚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林先是吳未嘗射御乘車未識戰陳之法吳常屬楚故巫臣教之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

伐巢伐徐【杜】巢徐楚屬國○巢今廬州府巢縣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又楚還徐于奚即許國所嘗遷者子重奔命。【杜】救徐巢馬陵之會。【杜】馬陵衛地是八月諸侯盟馬陵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杜】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杜】諸夏

魏禧曰巫臣報怨出此奇局後世中行說等祖此矣○怨毒于人甚矣哉讀此凜然伍員之適吳有自來矣

彭家屏曰吳處東南初不知戰陳之法地僻民安國

之福也自巫臣教之戰陳教之叛楚不特使楚困於吳吳亦自是佳兵黷武無虛日矣一夫發難兩國交害其毒亦甚矣哉

莒潰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杜]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渠丘邑名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林]言孰思併我國虞度對曰夫狡焉[杜]狡猾之人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杜]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勇夫重閉況國乎[林]匹夫之勇且重閑以待暴容

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杜]民逃其上曰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杜]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不量力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杜】月十八日楚遂入鄆【杜】莒邑莒無備故也【杜】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林】浹周匝也辰日辰也浹辰蓋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代匱二字妙范蠡曰冬則資絺夏則資裘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四語尤有至理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胡安國曰莒破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弗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

城何益乎○禧按胡氏之説固爾然亦有民本未叛以無備禦而逃散者

晉歸鍾儀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杜 南冠楚冠縶拘執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 脫 之。杜 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召而弔之。林 弔其祓囚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杜 樂官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杜 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杜 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 不知其他。共王年少只尊禮大臣便已爲賢不必其他人嘗論昭烈臨終誡子善小惡小等語爲匹夫之訓非帝王之訓不知事丞相從

事如父一語已盡之益裨本膚人不足與言天下大事但能尊信師傅而已足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左氏貫用數疊文法看多生厭不如國策疊法更佳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文子便見到此賢者志在恤民耳目所及必以休兵睦鄰為務○鍾惺曰非獨妙於覰人亦巧於用人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公孫申更立君

秋。鄭伯如晉。既會楚矣復如晉何爲 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丁兮反【杜】晉別縣在上黨 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杜】益示晉不以執君爲急也 是則公孫申謀之。倒出又一欽法 曰。我出師以圍許。【杜】示不畏晉 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杜】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改立君 晉必歸君。

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即公孫申之謀。三月。子如【杜】公子班 立公子繻。須【杜】鄭成公庶兄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杜】成公太子 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

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杜】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杜】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杜】子罕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杜】叔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此以成敗論矣

魏禧曰戰敗君執力屈勢阻如宋子魚之於襄公晉子金之於惠公衛元咺於成公鄭公孫申於成公皆陽棄其君而反之眞濟變之畧似奇着實穩着也其後厮養卒得此意以歸趙王漢高祖得此意以歸太

公于忠肅行此法以復英宗然執其權者有幸不幸焉子金厮養卒幸也子魚見疑賴襄公復國而察之其免於叔武之禍者亦幸也元晅以殺其子公孫申于忠肅以殺其身不大哀哉要而論之爲此事者必使吾君知吾所以更立君之意故功成而無後禍國家晏然若無事者厮養卒未實有其事子金乃惠公腹心之臣其無怨明矣鄭衛之使不絕於晉而毫不使君知吾所以謀國之權則亦安得而不憾哉呂好問委蛇僞命非有蠟書之報則無以自白而王維以

凝碧池頭一詩卒從寬典此可以知處變亂之權也君子謀國有爲其事不顧其身不恤其名者有爲其事而必安其身必全其名者于忠肅之取敗則先徵君論備矣○叔申爲將二字原非眞改立君特以示其意耳却被聞者當眞實做遂以貽累盖繻爲成公庶兄與晉之卜貳圍不同若使初立太子髡頑則亦無憾於成公矣特不知立繻時叔申何在而聽子如之所爲也古今儘有其人之謀本善被後人做壞者當事者及論古者不可不知○諸子世儀曰叔申非

執國鈞之人子如亦然然又何以得聞之叔申不密也且叔申所以為此謀者欲君之速返耳若使敵國聞之君固不可得返奸人得以起釁而興亂易曰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叔申之謂矣

呂相絶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杜：魏錡子）絶秦曰（杜：蓋口宣已命）昔逮我獻公（晉）及穆公（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杜：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杜：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杜：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於厥心。（評：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事無根據說報舊德不得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杜]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杜]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許多數剃秦君處此獨不敢斥言何耶 諸侯疾之。[杜]時無諸侯 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此事秦極無理晉極厚道當是一篇骨子卻如此平平敘去全無精神緊透剃入處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何說 寡我襄公迭我殽地。何說 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何說[杜]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于費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林]滑晉同姓國故言散離我兄弟滑鄭皆從晉故云撓亂我同盟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勲【杜】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何說】【杜】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楚】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秦】靈【晉】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杜】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杜】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杜】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秦桓公】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杜】不肯稱晉望而共

盟。利吾有狄難。[杜]謂晉滅潞氏時 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杜]二邑 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杜]虔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杜]在宣十五年 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杜]秦桓公子 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杜]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杜]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 君來賜命曰。此段理直而敘致亦好 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敘法變）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杜]穆康共）楚三王（[杜]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此亦不知果否）不穀（[林]楚共告晉自稱）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魏禧曰秦晉曲直各有所在而此一片强辭責秦何以服人乎凡人欲爭勝負明是非于人而以爲事事已是事事人非者必不能勝人何者人非聖人誰能無過決無事事合理之事欲言事事合理則中間牽强附會破綻必多故也惟平情以論而摘其是非之重大者則庶幾矣

呂相絶秦舊註以爲口宣已命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遣呂相爲使耳此書情事娓娓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如殽之役以仇報德而以爲散

離兄弟傾覆國家刎首之役以爲帥我蝥賊尤爲滅天理喪本心之言使秦暴其書于諸侯按事折其誣妄則晉之曲無以自解矣此辭令之最不善者後人但知賞其文章而不知其誤國事之大也門人請曰晉之多曲是則然矣若必欲作書以宣于秦明吾所以出師之故必如之何而後可曰晉有直而不能自直也表吾之直發秦之曲不背理不失情而權以輕重之術如是而已矣書曰昔先君獻穆相好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狄惠公如梁穆公用集我惠

公不克終德（世傑云四字輕輕帶說不深罪秦）既俾我文公用奉祀于晉是穆之成也文公帥諸侯以事秦（虛事只輕輕帶說）無有貳心及圍鄭之役穆公背晉竊及鄭盟夫鄭我之仇讐（洗發）而秦我昏姻也穆棄昏姻以盟吾讎且又成之晉軍帥憤怒疾怨欲致命于秦文公恐懼輯師振旅秦師克還無害則亦既報舊德矣惟穆之故文公不敢復修怨于鄭（妙挫入一句以甚秦棄昏姻之罪）穆亦不悔于厥心包蓄禍機以貪鄭文公即世秦出師于東門是秦爲反覆狄我文公蔑我襄公而大隕晉也我是以有

殽之師穆又不悛侵迭我河曲取我王官于是二國交兵金鼓丁寧之聲間歲不絶大小十有三戰則皆秦貪而敗盟之故（妙不數交兵之故胡盧提過只以秦敗盟爲罪以文字論之又是通篇總）一惟是刎首之役（稱刎首以別于後令狐之盟）晉大夫以君夫人命不克執信于秦然且（妙）取我武城取我北徵晉不敢報（妙）秦又伐我取我羈馬我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遁上軍大夫臾駢請薄諸河中軍大失盾不敢夜起秦師克還則又侵晉入我瑕是晉數退而秦數進也秦不自量又欲誘降我邊吏師于河曲以割我魏邑

安賊排陷為詞甚直晉願修好棄惡不敢徹聲以求成于秦而假手于崇巧入秦罪秦不之顧伐晉圍蕉兵連而不解禍結而不息則秦之絕我好也又一總却另一意寡人思念秦之舊德又欲邀盟于君寡人先至爲君除地于令狐君不肯渡河次于王城而史顆實來史顆盟寡人于河東寡人亦使郤犨奉盤匜以從君于河曲君歸而遂召楚與狄以謀伐我諸侯惡君之二三其德衆叛秣馬蓐食以從寡人于軍楚人狄人亦用告我親離寡人不敢忘令狐之盟妙插入一句以甚秦敗盟之罪帥諸侯以聽命惟

君圖之門人賴韋曰文分三段圍鄭一段刺首一段令狐盟一段中間各有無數小段卻只一線轉折到底〇諸于一世傑曰極其透發使知此兵端由秦而開晉之罪莫大于刺首一節遂急急認過使秦不得藉口卻又輕輕提過先安一句君夫人後即卻下秦之屢報過當此是一篇關鍵主意處

左傳經世鈔卷之九 終